

歷史與空間

網絡時代啓示錄

曾子游

現代新產業革命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因電子與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而愈加迅猛。由不同質合成的蛋白細胞內核中極度活躍的不同電子量自產的微熱，正以小宇宙的方式炸出無邊無際當量，讓震波漣漪的世界變得愈來愈陌生。

這是如何發生的呢？感興趣者或許會問。溯源可昭因循傳承，該是領悟其中奧妙的簡單邏輯。是的，反觀我們人類發展史上幾次改變自身命運的革命，雖然逝去久遠，卻令人激奮。而懷舊不是時髦，只是要弄明白那令人鼓舞的昔日驚世成就，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其實正是我們今日所延續且正在享用的輝煌成果。

科學革命階段，她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至牛頓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為代表，諸多超越前賢的自然科學論著揭示了物質微觀世界中的宏觀原理，開先河的真相灼見客觀地論證了物質存在，亦即任何之所具有存在之理，而重要的是任何所見的物質存在都能解讀，把唯物史觀的製鑰匙交給高渾渾噩噩的人類。所謂的超越前賢，亦即證明了這一科學革命的非凡成果乃是奠基於更早開發的大智慧沃壤，在此基礎上讓他們的前輩得以魂慰長天。

這些前輩先賢的傑出代表，是歐洲科學革命的奠基人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學生、唯心主義的主要代表雅典哲學家柏拉圖，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唯物主義的主要代表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後希臘幾何學科學家歐幾里德，後希臘力學與物理學科學家阿基米德。參予這把科學鑰匙製作的賢哲工匠們還有諸如詹姆斯科南特，偉大的科學倡導者弗朗西斯培根，以及伽利略、笛卡爾等。這是一群小腦袋(知識改變人類命運的時代賢哲，讓人明白「活在世上物有所值」的道理，因為他們隨後知道，原來世間萬物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自己才是這個物質世界的真正主宰！

相對於古希臘的歐洲智慧，我蕩蕩中華遠有堯舜老莊孔孟墨荀、張衡、祖沖之、沈括、郭守敬、宋應星等。浩如煙海的冊籍，更蘊載着無窮的智慧成就。不同的只是在於水土，因為受水同則心習同，服土同則骨體同。故而分別在於：優質的歐洲人種遠不比大東方具有相等智能基因之人種的質資差，後天的栽培和發奮起着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其次的工業革命階段，大抵劃分於公元1650至1900年，伴隨着科學革命一路走來，即小宇宙最具爆炸力的階段、現代文明起因的源頭。所有現代人生存技術所必備的電燈、電話、無線電、收音機、汽車、火車、輪船、飛機、電影、照像術、槍炮、手術刀、聽診器等，都在這個兩、三百年間被發明出來，最終讓部分活得不耐煩的人類首先與野蠻作個徹底了斷。相對於中國封建王朝下的「悠閒」，那部分活得不耐煩的族類，開始對國家政體的政治改革，在我們所難以窺伺到的角落以他們認為的合理和體面建成了他們尚算牢固的帝國堡壘，然後以佔有新技能的獨特優勢，祭出霸業強權的大戟，各顯神通地進行全球資本市場的領土擴張，其結果卻讓我們一向自以為是的大東方子弟和非洲大陸成了倒八輩子的受害者！

工業革命中推出的新產品，一方面裝備了歐洲板塊崛起的本家族裔，亦即所謂血統純正的白人；另一方面把羞辱和殺戮帶給「新大陸」的弱勢群體，亦即我們上上輩的東方子弟，當然包括上上輩可憐的非洲黑哥們。今天世上的全部人種得以共享該次奠基性工業革命的文明成果，那是天道使

然！其後是商業革命，這是伴隨着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發生而必然會出現的經濟浪潮，而有別於古老東方絲綢之路的征伐性環洋貿易的開拓，對該階段來說具有顯著的象徵意義。在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為推動的極具掠奪性資本擴張中，所產生的巨大回報和利潤化為滾滾財富，已不限於皇家擁有。民間財閥的崛起，讓許多平民脫胎換骨，後庭鼎堆，統控天下富可敵國。現在看來，具有滲透性商業行為的五百年前黑奴販賣雖早已絕跡，但新的勞作奴役「販賣」仍繼續。正因有諸多跨洋的巨豪在與國分庭抗禮，讓這種「販賣」換作一種體面的方式進行。

無論如何，商業革命的貢獻是巨大的，作用是久遠的。商業，由民生生計所形成，在戰爭偃息的社會或國度，其活動乃是推動歷史車輪前行的主力，因擁有資本作潤滑劑，亦為社會無孔不入的民權主流，換句話說，在大社會的政治角力中是可由資本說了算。漸漸地，平民崛起的商業革命在經歷了資本擴張的無情後，進入一個新產業革命的階段，亦即我們所處的現階段，那就是不以任何受限為命題的光纖傳導引發的新科技革命。問題看似簡單，卻深藏不露，最終還是被超群於世香港人高錕及其精英團隊所創。

時代又揭開了新的一頁，開始了她的不一樣。這個不一樣，令世界愈發地撲朔迷離，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陌生」。眾所周知，現代產業革命中的新科技革命，是在美國硅谷被帶動，一種以點成線、以線成形、以形成體的電子產品——電視，因有一塊魔術般的晶片，配以光纖傳導，便構成全球無處不在的多維資訊信息互聯網，創造出人類受用不盡的新傳奇，從而塵封起五千年的父輩故事，代之以新時空的童話般善變的夢幻——電腦網絡資訊世紀！起碼美國的蓋茨是當今世界這一新傳奇的佼佼者。在這場全球性稱得上是慘烈的新科技革命當中，脫穎而出的中國有「雙馬」，即電商領軍人物馬雲和馬化騰，他們的成就說明國人在世界科技領域同樣有傲視群雄的能力！

綜上所述，可作一簡約的梳理：當好奇的人們在一塊石頭上發現有170萬年前被使用過的痕跡，就知道舊石器時代的「人」已不傻了；當善於好奇的人們在另一塊石頭上發現有數萬年前被打磨過的痕跡，又知道新石器時代的「爺爺們」在實踐中已學會創造，人的聰明智慧開始步入正軌。直至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爸爸們」終於發起卓有成效的科學革命，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將「冷兵器」時代導入「熱兵器」的時代。三、五百年後，「兒孫們」也十分爭氣，造出奇珍的寶貝匣子電腦，讓「天馬行空」和「心想事成」成為可能。

人類經歷漫長的進化，終於進入大智慧時代，成了所謂的「新新人類」。人們不論貧窮和富有，都在市場上通過貨幣的等價交換把看得見、摸得着的百寶箱抱回家，享用這一高科技產品——神奇的電腦。從此，改變世界的智慧之手巧妙地代替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掏心窩的人們，愛不釋手、不離不棄、難捨難分、足不出戶、長相廝守，為的是以「芝麻開門的密咒」打開「寶盒」，從天南地北無奇不有的大量信息中索取所需的再加以綜合利用，但掌握這一技巧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滿足，因此深陷其中過於沉迷者對周邊的宿友甚至家人幾成陌路，門外的好山好水權當透明，有的「新新人類」還癡迷到不惜代價甚而罔顧生命的地步，這說明電腦網絡世界的存在價值有其非同一般的巨大魅力！

今時今日，網絡時代的開局並非一台電腦那麼簡單，更加高端的人工智能合成元素正在廣闊的領域形成，更為強大的科學動能繼續翻新世界，授益大眾。她並不是超然大時代的終結。毋庸置疑，小宇宙之能最終爆出了大當量之福，人類大智慧的開發正在形成山花爛漫般的洶湧大潮，令我們的新生活日新月異。詩曰：

萬眾撲騰靠電腦，千行興業網網張。
高科時代必然路，拓越強開創輝煌。
正是時代的註腳！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所謂方法論

最近，我所教的學系掀起一場關於方法論的辯論，明令學生所修讀的方法論，一定要達到B+以上，那才批准寫論文。我認為這是惡法，是扼殺一些學生的智慧和學術發展。

方法論在研究和寫論文上，是否那麼重要？尤其是西方論文大為流行的今天學界，很多很多論文都在徵引，在套，在生吞活剝。記得此間有某大學教授，獲邀參加一個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他提出的課題是《台北人》，洋洋近萬言。講評人指，單單為了闡述俄國形式主義諸大師的理念，就佔掉三分之二篇幅，結果全篇幾乎論為這些俄國「聖經」的腳註。方法論墮落到這地步，真是學界之恥。同時，這位教授還特別標示米勒為「解構主義」者，實則他所引用的書是米勒早年寫的「結構主義」著作，其中某些章節更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發表。換言之，當時的米勒是「結構」而毫不「解構」。「結構」、「解構」不分，套用方法論而根本不求甚解，堂堂香港教授丟臉於人前。

該位講評人講得好，任何一種理論，有其洞見，亦必有其障蔽。我始終認為，方法論不是「套」的，它只是一種思想方法，在研究領域中，要用適用的方法作為你的思考武器；而世上的方法論眾矣，哪種方法對你適用，端視你所學。在學院只讀一個學期，僅十餘星期的課程，又學得幾多？教授所授的又怎可囊括所有的方法論？

近讀《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一書，其中有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值得拈出來說一說。這是篇講稿，是他的研究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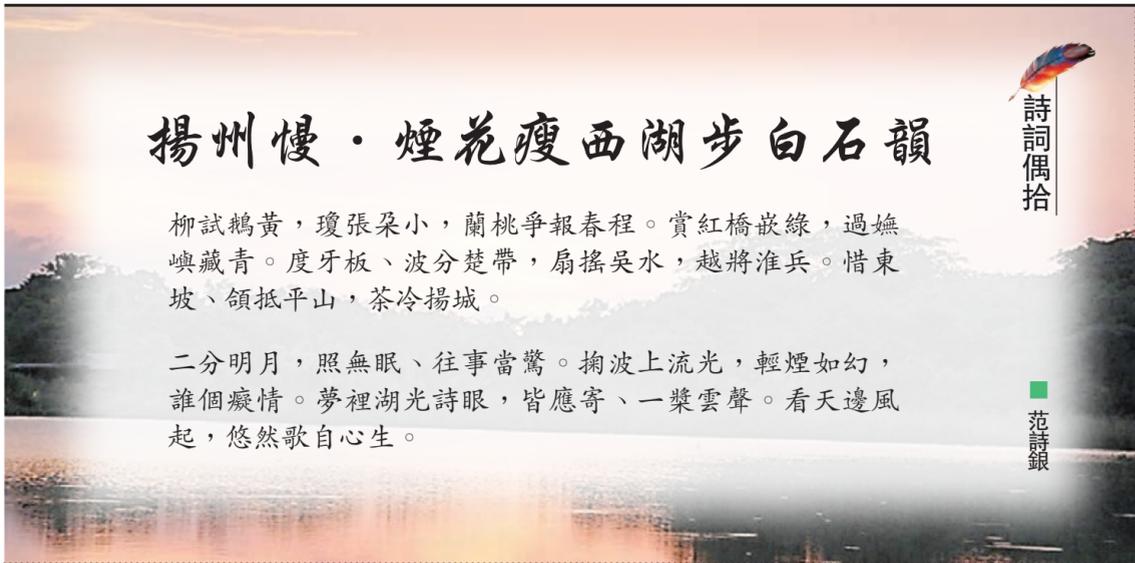
他說，在「做研究生的時候，特別得到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教授的啟發」；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先生所追蹤、所師從的是英美新批評」；而夏濟安呢？他的《黑暗的閘門》是「用非人性性的研究方法把左翼的作家還原到人的面目」。夏志清的「新批評」，夏濟安的「人性化」，都是一種方法。在他們的書中，我們看不到「套」，看不到「旁徵博引」這兩方面的「理論」，這只是作為思想、研究的方法。

另外，李歐梵還醒覺到一個「危機」，「就是文本讀得不够」；不錯，現時不少研究者，讀得不够就誇誇其談。「文本細讀」是必要的階段，無論研究甚麼，必經「文本細讀」。研究沈從文，就要細讀沈從文；研究《循環日報》，就要細讀《循環日報》。在「細閱」過程中，以前所讀的理論就會浮上腦海，就會揮而用之。陳平原細讀晚清小說，就寫出《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他所用的是「敘事學」。

歷年指導學生寫的論文，每一個課題都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如《報章連載小說之死》就用了歷史學、社會學、文藝社會學，讀者接受論等理論，另還要學生「細讀」資料，又豈短短的方法論課程能予「遍教」？



《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作者提供



揚州慢·煙花瘦西湖步白石韻

柳試鵝黃，瓊張朶小，蘭桃爭報春程。賞紅橋嵌綠，過嶼嶼藏青。度牙板、波分楚帶，扇搖吳水，越將淮兵。惜東坡、領抵平山，茶冷揚城。

二分明月，照無眠、往事當驚。掬波上流光，輕煙如幻，誰個癡情。夢裡湖光詩眼，皆應寄、一葉雲聲。看天邊風起，悠然歌自心生。

詩詞偶拾

范詩銀

遊蹤

徐樾

紅梅公園賞紅梅

常州城裡有個紅梅公園，園裡有個紅梅閣，這是觀賞紅梅的絕好所在。紅梅公園有八大景觀，紅梅春曉便是其一。這是常州人引以為豪，並翹首指引人誇耀的談資。今年春天的腳步來得遲，雖是驚蟄時節，作為一個匆匆的過客，我仍有幸一睹紅梅的風采，一飽紅梅的眼福。

走進紅梅公園，就覺得有股淡淡的、似有似無的梅花之香，在空中醞釀、飄蕩。這讓人憑生幾分喜氣，幾分歡快。這讓人多日的旅途疲憊，頃刻之間，煙消雲散，無影無蹤。

紅梅閣是一座雙層重簷複閣的古建築，古樸厚重，氣勢雄偉。該閣始建於唐昭宗年間。一千多年來，屢毀屢修，屢修屢毀，折射出歷史的興衰。千百年來，這座古閣，頻換主人，常換門庭。它曾是佛家的廟宇，亦曾是儒學的試院，又曾是羽士的道院。歷史的舞台，時常就這樣，你唱罷，我登場；我謝幕，你接鐘。在緊鑼密鼓之中，各領風騷。

紅梅閣的前方是個大大的院落，寬闊敞亮，通透抒情。園裡遍植紅梅，這梅長得是大片大片的，既不密集得填塞擁擠，也不疏落得淒清寂寥。一樹樹的梅花，疏落有致，抒枝展葉，一派春光，一派生機。園裡偏是紅梅居多，洋洋灑灑，蔚為大觀。偶有幾株白梅，點綴其間，也起到烘托和過渡的作用。

遠看紅梅，燦若紅霞，像在鋪展，似在飄蕩，又似在組合，空靈而多變。那可數的白梅，潔白若雪，像在飄落，似在瀟散，又似在堆積，聖潔而超脫。近前觀賞，那朵朵梅花，全都無遮無攔，無藏無掖，盡情綻放。它開得是激情四射，燦爛輝煌。古語云，美酒飲至微醉候，好花賞在半開時。我想半開當有半開的妙處，盛開自有盛開的情調。這就像一個女子，在不同的生長階段，有着不同的表現。我以為，嬰兒自有其憨態的可愛，兒童自有其童稚的天真，少女自有其無限的活力，少婦自有其成熟的情韻；即便是徐娘，也有其金秋般的魅力。不宜等同視之，一概而論。

若論梅花的芳香，它沒有蠟梅來得濃烈，雖是淡淡的，卻是持久的。無風之時，那香是凝固的，寧靜而厚重；風來了，那香立馬有了活力，有了生氣。它借風力，輕盈地飄蕩，輕快地薰染，好像要把整個天地、整個世界都重塑了一樣。置身花叢，人的心靈都為之淨化，為之昇華。此時此刻，總讓人產生某種錯覺。一時間，你就像一隻快樂的蜜蜂，歌唱着生活；或是一隻浪漫的蝴蝶，翩翩地起舞；抑或是朵盛開的紅梅，洋溢着歡笑。

有關紅梅閣的紅梅，有着不同版本的傳說，這都跟神仙有關。我一向對神靈怪異，不感興趣。這都不足為憑，不足為信的。難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其實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神仙，更沒有什麼上帝，這都是人們為了某種目的，而杜撰出來的。傳說固然美妙，畢竟虛無縹緲。現實生活中，人為杜撰出來的傳聞，確實不少；虛無縹緲的故事，也不在少數。故有關此閣紅梅的傳說，不再贅敘。

紅梅閣的西側，有一古蹟，曰：古春軒。它是紅梅春曉的點題之景。此軒曾是中共



常州紅梅公園。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輕麵 重麵

吳翼民

江南人喜歡吃麵，我也不例外，除了自己打點，便是到各麵館品嚐各樣的風味。應該說，時代進步，各麵館推出的花色麵條也愈來愈多，川渝湘豫贛粵等風味都能在江南吃到，口福真是不淺，但從前江南最簡易、最傳統也是非常好吃實惠的陽春麵卻罕見了。兼且不少麵館的服務水準卻比不得往昔，比方說從前的「正堂」缺席了，從前的「響堂」絕響了，從前的小服務不見蹤影了——遞上免費的調料和零賣的薑絲、辣油等都是小服務。

從前的「正堂」相當於現在賓館的大堂經理，但「正堂」不一本正經開着、不呼不喝不支遣着別人，而是迎候於麵館門首，穿梭於吃客周圍，鑒貌辨色，上下招呼，介紹特色，有問必答，盡一切可能滿足吃客要求。有的「正堂」還兼做「響堂」，呱呱鬆脆呼喊各種「切口」，把吃客的需求和點吃的名目報向後廚和賬台，讓後廚為吃客烹調到位，讓賬台記下吃客消費數額，先吃後會鈔，分毫不差。印象裡「正堂」或「響堂」的「切口」有：

「堂裡又來兩兩碗，兩寬湯兩緊湯，兩健兩軟啊，健麵要斷生啊——」做生意「四」是忌口，四碗麵喊作「兩兩碗」，既避了「四」字，又表達確切、琅琅上口；麵湯多些叫「寬湯」，麵湯少些稱「緊湯」，硬些的麵叫「健麵」，爛些的麵叫「軟麵」，「健麵」中又有「斷生」和「直立」等程度的區分。

「堂裡兩位老熟客，一碗重青，一碗免青，一碗爛肉硬臊大精頭，一碗現炒蝦腰過橋，一碗重來一碗輕啊——」正堂或響堂對回頭客的需求一清二楚，「重青」就是多放些香頭，「免青」就是不放蒜葉，「硬臊大精頭」就是爛肉的一種，不是五花肉，而是肥瘦分明的那種；現炒蝦腰就是蝦仁炒腰花，「過橋」則是澆頭不蓋在麵條上，而是另外裝盆碟；至於「重麵」就是多點麵條，「輕麵」則少點麵條。

傳統「正堂」或「響堂」的吆喝切口基本失傳，服務水準也大跌眼鏡。譬如有一次我和妻子帶着外孫去吃麵，我向內廚喊了聲「兩碗輕麵，一碗重麵啊！」內廚沒有任何反應，我便「白話翻譯」：「兩碗麵少點兒，老兩口吃不下，另一碗多點，我外孫已經是個壯

碩少年，胃口大。」內廚不以為然，回答說：「什麼輕麵重麵的，你們自己勻挑不就得了？」我無語，誠然，麵條是可以勻挑挑的，但挑時不慎、麵條牽牽拉拉的會顯狼狽，哪有下麵時就輕重分明來得穩妥呢？

當年我父親和母親就經營過一家小麵館，母親還當過「正堂」兼「響堂」的角色，她除了熟知老吃客的脾性，對新來顧客的要求也大能猜出個七七八八，尤其能區分出吃客需要「重麵」或「輕麵」。

那時這家麵館開在蘇州市電話局和東吳絲織廠附近，吃客多數來自這兩家單位，母親能分出兩家單位的諸多角色，同樣吃碗沒有澆頭的陽春麵(那會兒的人都節儉，多半只吃陽春麵)，一般男性希望吃「重麵」，女性希望吃「輕麵」。當然，如果是上班的接線女話務員或擋車女工，下班後一副倦態隔夜面孔進得店堂，也必須給她們叫「重麵」，她會向撈麵的阿根師傅一一喊話分明，基本沒有差錯。看到下班女工，母親還會吩咐幫手老顧給她們的麵上澆些滷汁呢。母親說，女工夜班下班多麼辛苦，要讓她們有個好胃口，叫做「欠困食補」。

父母的麵館麵重而香，近悅遠來，其實那時的店家都能善待消費者的。

還說麵館的事兒，我家對門也有另家庭式的小麵館，叫做周記麵店，老兩口和倆兒倆媳協力經營，我們家會時常會去作他們的生意。我幾個哥哥姐姐中學時會就近去那店裡買麵條當早餐的，後來我和弟弟妹妹上學後也會去那店裡買麵條當早餐。那時我們不去堂吃的，而是用家生(器皿)去了麵條回來吃的，經常是兩碗陽春麵挑成三碗，由三個孩子吃。周記麵店的老闆叫順生，老闆娘順生家小(妻子)熟知我們家多子女，經濟拮据的狀況，關照給我們的「來家生」(自備的器皿)下麵條重而又重，她會吆喝一聲「吳家『來家生』兩碗重麵啊——」撈麵師傅心中有數，會用撈麵的「觀音斗」把麵條捲得結結實實，輕輕放到湯水裡。我們回家一挑開，哈，滿滿的三大碗啊！